

关于陶渊明诗文“甲子”系年的历史公案

魏 青

(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济南 250014)

摘要:陶渊明诗文系年的“甲子”说,首创于南朝宋沈约。此后千余年间,维护和否定沈约的说法,成为文学史上—桩争论不休的“公案”。自近代以来,关于陶作系年的种种牵强之说逐渐被摒弃,学界形成通达的评说。

关键词:陶渊明诗文 “甲子”系年 历史公案

中图分类号: I 206.2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673-4580(2015)03-0012-(05)

陶渊明身经晋宋两个朝代,历来研究者往往强调他忠晋耻宋的感情,或谓“忠义”之心或谓“忠愤”之情,但其间也时有缺乏根据的牵强臆测。首创者沈约,他在《宋书·隐逸传》中说陶文系年在晋义熙以前,书晋氏年号,宋永初以来但纪甲子,沈约的这个说法一直成为“忠义”说或“忠愤”说的重要支撑。实际上他的这一说法在南朝梁萧统编订《陶渊明文集》时就被否定了,可人们往往忽视此点,而是把五百年后的宋释思悦看成是否定沈约说法的功臣,至于维护沈约说法的人也视思悦是否定沈约说法的第一人,还形而上地视他是否定陶渊明“忠义”的始作俑者。自北宋以来,维护和否定沈约说法,形成长期争论的历史“公案”,还表现出情绪化干扰学术讨论的痼疾。以下就把这一历史“公案”作扼要梳理和评述。

先引沈约《隐逸传》中的有关记载:

潜弱年薄官,不洁去就之迹,自以曾祖晋世宰辅,耻复屈身后代。自高祖王业渐隆,不复肯仕。所著文章,皆题其年月,义熙以前,则书晋氏年号,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。^[1]

文中所说“义熙”是晋安帝的最后一个年号,“永初”是宋武帝年号。但到了萧统撰写的《陶渊明传》中却不见了皆题年月的说法,也不见了义熙以前书晋氏年号,永初以来唯云甲子的说法。

沈约是萧统的父执,年长萧统60岁。沈约73岁去世之时,萧统已13岁,他对沈约及其著作并非遥见远闻。他在撰写《陶渊明传》时的确读过沈约的《陶潜传》,并袭用了沈约陶传中的说法: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,耻复屈身后代。自宋高祖王业渐隆,不复肯仕。”^[2]两者相校,萧文只加了一个“宋”字,却舍弃了紧接着的“所著文章”云云。看来这是有意舍去,因为萧统曾为陶渊明编订文集,所撰《陶渊明集序》中说“余爱嗜其文,不能释手……故更加搜求,粗为区目。”又说“并粗点定其传,编之于录。”^[3]可见,他为陶渊明写传与他编订陶集是相辅而成的,也不妨说,为了编订陶集,才同时有这写传之举。那么,他为什么不完全采用沈约的说法呢?比较合理的解释当是他发现搜集到的陶渊明作品并不如沈约所言“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”,更没有晋义熙前但题年号,入宋但署甲子的判然区别。虽然萧统所编陶集原本今已难觅,但北宋时人还见到它的传写本,宋释思悦还以它为底本作过“重条理编”的工作,并在《书陶集后》中说:

昭明太子旧所纂录,且传写寔讹,复多脱落,后人虽加综辑,曾未见其完正。愚尝采拾众本,以事讎校,诗赋传记赞述杂文凡一百五十有一首,洎《四八目》上下二篇,重条理编次为一十卷。^[4]

思悦此文作于北宋治平三年(1066),他正是在“详校故书”时,发现了有关陶文纪年旧说的

收稿日期:2015-06-07

作者简介:魏青(1969-),女,博士,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,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。

不可靠，但他是从《文选》五臣注说起的，他说：

《文选》五臣注陶渊明《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》诗题云“渊明诗，晋所作者皆题年号，入宋所作但题甲子而已。意者耻事二姓，故以异之。”思悦考渊明之诗有以题甲子者，始庚子，距丙辰凡十七年间，只九首耳，皆晋安帝时所作也。中有《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作》，此年秋乃为彭泽令，在官八十日即解印绶赋《归去来兮辞》。后一十六年庚申晋禅宋，恭帝元熙二年也。萧德施《渊明传》曰：“自宋高祖王业渐隆，不复肯仕。”于渊明之出处，得其实矣。宁容晋未禅宋前二十年，辄耻事二姓，所作诗但题以甲子，而自取异哉？矧诗中又无有标晋年号者。其所题甲子盖偶记一时之事耳，后人类而次之，亦非渊明之意也。世之好事者多尚旧说，今因详校故书，于第三卷首，以明五臣之失，且祛来者之惑焉。^[5]

文中所说“萧德施”即萧统。思悦的陶集校本无传，但他的这段辨驳文字见于今存陶集最早刻本——汲古阁原藏宋刻《陶渊明集》第三卷的卷首。这个刻本原藏汲古阁，这里据袁行霈先生所撰《陶渊明集笺注》引录，袁笺本采用的底本即汲古阁藏本。

思悦据萧统所编陶集传抄本，发现陶诗署题甲子的只有九首，且都是晋时所作，并没有“晋所作者皆题年号，入宋所作但题甲子”的现象，从思悦的发现和论断，也可说明萧统当年之所以引用沈约《陶潜传》时不取“皆题年月”说法的缘由。思悦文中说“世之好事者，多尚旧说，今因详校故书，于第三卷首，以明五臣之失，且祛来者之惑焉。”所说“故书”，正是指萧统所编陶集。所云“旧说”，理应包括沈约之说，但他于文中却一语不涉沈约陶传，把批评矛头直指五臣注，也可能是五臣注中“晋所作者皆题年号”的说法较沈约之说更武断、更绝对的缘故。

思悦的考订辨驳，在宋时就引出了不同见解，而且一开始就带有情绪化的色彩。吴仁杰《陶靖节先生年谱》引韩子苍的话说“渊明忠义如此，今人或谓渊明所题甲子，不必皆义熙后，此亦岂足论渊明哉。唯其高举远蹈，不受世纷，而至于躬耕乞食，其忠义亦足见矣。”^[6]本来思悦提出陶

渊明作品是否“皆题年月”问题，只涉及陶作的一种史实，但韩子苍却扯到陶渊明的忠义问题，所以说“岂足论渊明哉”。

吴仁杰也强调陶渊明出处大节，“而眷眷本朝之义，自见于诗文者，多矣”。言下之意是说思悦之考何碍渊明忠义！似乎思悦的考辨就是抹煞了陶渊明的忠义。不过吴仁杰在“情绪化”同时，也就陶渊明作品纪年问题提出看法，可归纳为三点，第一，他认为沈约说“文章皆题年月”，不专为诗而说，五臣和思悦“辄更”说诗，才“启后世之误”。这显然是强为之辩，当时所谓“文”或“文章”大都诗文辞赋并指，《陶渊明文集》决不能理解为只收录文章的集子。第二，他把沈约“所著文章皆题年月”的“题”理解为行文中的写法，不专指诗题或文题，他说《桃花源诗序》中云“晋太元中”，《祭程氏妹文》云“维晋义熙三年”，这就是书晋氏年号的例子，而《游斜川诗序》为宋永初二年作，文中但说“辛酉”而不记宋室年号。按：此说有争议，因为今见早期宋本都作“辛丑”，“辛酉”云云，有窜改之嫌。而“辛丑”正是晋安帝隆安五年，还未入宋。如果说“辛丑”说和“辛酉”说尚有争议，那也就不得谓之确证。第三，在一番举证后，他最终得出结论，“集中诗文于晋年号或书或否固不一，概卒无一字称宋永初以来年号者，此史氏所以著之也”。^[7]陶集中没有任何作品提及宋年号，这是事实。陶集中大凡晋代纪年或题皇帝年号，或只题甲子，并无定则，这也是事实。吴仁杰考辨的结果甚合事实，但上述事实任何人都能发现，而且已转移了“皆题其年月”的话题。因此，吴仁杰此说显然已与沈约“皆题其年月”之言大有距离，可他还归结为“史氏所以著之也”，曲意卫护沈说，未免偏执。

如果说吴仁杰在陶渊明作品纪年考订上显得比思悦更加细致，那么宋元之交的谢枋得却又更走极端，他认为自晋元兴二年后，先有桓玄篡位，后有刘裕掌权，一直到刘裕篡晋，这一段时间将近二十年，即自庚子到庚申。陶渊明“自庚子以后题甲子者，盖逆知末流必至于此，忠之至，义之尽也。思悦、裘父，殆不足以知之”。^[8]他的意思是，思悦不是发现庚子年（晋安帝隆安四年）陶渊明诗作已题“甲子”吗？不是诘问从庚子到庚申这二十年间晋尚未亡，陶渊明岂能耻事二姓而题“甲子”吗？那是因为刘裕已掌大权，陶渊

明先知先觉，“逆知末流必至于此”，所以不题晋室年号了。谢枋得此说流于荒诞，但他是认真的，因为他是由宋入元的宋遗民，对宋室忠心耿耿，他从自己的“忠义”之心出发，容不得思悦之辈的正常讨论，也就不惜大发怪论了。与思悦同时被谢枋得批评的“裘父”即曾季狸，他在《艇斋诗话》中转录了思悦的辨证并赞之为“信而有征”，其实曾季狸无任何新见，只是表示赞同而已。^[9]

在吴仁杰和谢枋得之前，葛立方攻击思悦更属无理，他在《韵语阳秋》中把思悦的考订视为反对“耻事二姓”说，又歪曲思悦原意，他说：“世人论渊明自永初以后，不称年号，祇称甲子，与思悦所论不同。”^[10]如此批评，直可说是流于险恶了。

其实，从萧统开始在不取和否定陶渊明入宋后“甲子书写”说的同时，都是推崇陶渊明忠于晋耻于宋的态度和行为的，思悦、曾季狸也都是推崇陶渊明的，他们否定“五臣”说只是考订一件史实而已。事实上，推崇陶渊明忠义而又否定“皆题其年月”说的大有人在，元吴师道曾将陶渊明与屈原并称，说屈原虽死犹不死，“陶公胸次冲淡和平，而忠愤激烈，时发其间”，引宋人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中说“屈原之忧，忧国也；其乐，乐天也”，他说“吾于陶公亦云”。吴师道理智地对待思悦的考辨，他说：

思悦者，不知何人，今未有考，但其所论甚当而有未尽。且《宋书》、《南史》皆云自宋高祖王业渐隆，不复肯仕，所著文章，皆题其年月，义熙以前，明书晋氏年号，自永初以来，惟云甲子而已。李善注《文选》，渊明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》题下，引《宋书》云云。盖自沈约、李延寿皆然，李善亦引之，不独五臣误也。今考渊明文，惟《祭程氏妹文》书“义熙三年”，《祭从弟敬远文》则云“岁在辛亥，节惟仲秋”，《自祭文》则曰“岁惟丁卯，律中无射”。惟丁卯在宋元嘉四年，辛亥亦在安帝时，则所谓一时偶记者，信乎得之矣。^[11]

吴师道在肯定思悦“所论甚当”的同时，也从陶文的正文中，发现无论在晋在宋，都有只用甲子的例证，实与吴仁杰“固不一概”说法相同。此外，他又补正了两点，第一，指出陶渊明入宋

后“甲子书年”误说的始作俑者是沈约《宋书》中的陶传，唐人李延寿《南史》中的陶传沿袭沈著，即文中所言“盖自沈约、李延寿皆然”。第二，就《文选》注者而言，“李善亦引之，不独五臣误也。”李善是唐代人，他完成《文选》注是在高宗显庆三年，五臣则指唐人吕延济、刘良、张铣、吕向和李周翰，他们是玄宗时代人，晚于李善。他们合注的《文选》称《五臣注文选》。《文选》中收录有陶渊明的作品，思悦指出五臣注本陶诗《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》注文有“晋所作者皆题年号，入宋所作者但题甲子而已”云云^①，吴师道则指出在李善注本中就有类似注文，而且引的是《宋书》中的文字，他说见于《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》题下，不过他未引文字。查对本，不见李善注文引《宋书》中题甲子之语，或系吴师道误记。

吴师道的论说是认真的，不像曾季狸那样把思悦的辨证一抄了事。明初宋濂较吴师道更加认真，他在《题渊明小像卷后》中作了更多的辨说：

有谓渊明耻事二姓，在晋所作皆题年号，入宋之诗惟书甲子，则惑于传记之说，而其事有不得不辨者矣。今渊明之集具在，其诗题甲子者，始于庚子而迄于丙辰，凡十有七年，皆晋安帝时所作，初不闻题隆安、元兴、义熙之号。若《九日闲居》诗有“空视时运倾”之句，《拟古》第九章有“忽值山河改”之语，虽未敢定于何年，必宋受晋禅之后所作，不知何故，反不书以甲子耶？其说盖起于沈约《宋书》之误，而李延寿著《南史》、五臣注《文选》皆因之，虽有识如黄庭坚、秦观、李焘、真德秀亦踵其谬而弗之察。独萧统撰本传谓渊明以曾祖晋世宰辅，耻复屈身后代，见宋王业隆盛，不复肯仕。朱元晦述《通鉴纲目》，遂本其说，书曰“晋徵士陶潜”，卒可谓得其实矣。呜呼！渊明之清节，其亦待书甲子而后始见耶？^[12]

宋濂明确地指出“其说盖起于沈约《宋书》之误”，又有“独萧统撰本传”云云，意谓萧统摒弃了沈约之误，只是后人不察，一些名家也都相信沈约之说，所以他发感慨说——“渊明之清节，其亦待书甲子而后始见耶？”就是说，陶渊明的“清节”毋须不实之词来证明。

宋濂之后，郎瑛在《七修类稿》中也支持思悦，所谓“因复辨之，以足思悦之义。”郎瑛也驳《碧湖杂记》中的说法，但他认为此书非谢枋得著，而是蔡采之所撰。^[13]

到了清初，像王士禛和傅占衡都支持思悦说，傅占衡在《永初甲子辨》中先驳“先弃司马家年号而预题甲子”的怪论，又论沈约陶传和李延寿陶传之误。^[14]傅文文字颇长，王士禛《池北偶谈》中撮录转引，较为精当，此引录如下：

陶诗中凡题甲子者十，皆是晋年。最后丙辰，安帝尚在，琅邪未立，虽知裕篡代形成，何得先弃司马家年号，而预题甲子乎？自沈约、李延寿并为此说，颜鲁公《醉石》诗亦云“题诗庚子岁，自谓羲皇人。”盖始以集考之，谓庚子后不复题年矣。不知陶公之出处大节，岂在区区耶。^[15]

傅占衡的辨说没有超过明人宋濂考辨的内容，他说陶渊明大节自在，“岂在区区”，大致相近于宋濂的说法。至于他说“陶诗中凡题甲子者十”可能属误计，实际应是九题。还有清初的吴瞻泰，少时就由其父授读陶诗，对陶诗十分激赏，后来他在门人程崑的协助下，编辑《陶诗汇注》，他在序中也感慨“后人顾惑于休文《宋书》甲子之误”。^[16]清中叶的陈沆，也在《诗比兴笺》中论读陶诗之蔽时说“岂知考其甲子，多在强仕之年，宁有未到义熙，预兴易代之感？”^[17]

清初的朱鹤龄却作《陶潜论》，反对思悦说，支持谢枋得说。谢说以为陶渊明在晋亡前二十年预知刘裕会篡晋，所以作品中即题甲子。朱鹤龄补充说，提前只题甲子是为了掩盖二十年后不题年号之迹，以免受到迫害，所谓“书甲子而始于二十年之前者，又所以泯其不书年号之迹”，“不要宋氏之网罗”。^[18]朱鹤龄沿袭谢说并又予以发挥，也是从遗民立场出发的“情绪化”表现。他为谢说所作的这番补充，所谓陶渊明先知先觉，也流于荒诞，直属奇谈怪论。

清中叶的陶澍，也是陶渊明崇拜者，他编《靖节先生集集注》本，却又在注文中大肆攻击自思悦至宋濂等人，斥他们“以不狂为狂”。他自己在陶作的纪年问题上并无正面考订，只是一番猜测，他臆测沈约当年看到过陶渊明自定之本，“窃意自定之本，其目以编年为序，而所谓或书年号，或仅书甲子者，乃皆见于目录中，故约作《宋书》，特为发其微趣。”又说“而沈约云文章皆题岁月者，当是据录之体例为言，”而目录是单独

成卷的，只是遗失了，“后乃亡之”。所谓目录一卷乃由《隋书·经籍志》的记载而来，书中记陶集云“梁有五卷，录一卷”。^[19]把“录”释为目录，或可，但怎知它是编年？即使编年，又怎知它“皆题其年月”，这期间是不能划等号的。而且萧统正是梁时人，既有“皆题其年月”的陶集目录，他缘何还要自己去做“粗为区目”的工作？

陶澍此种“亡佚”说，实相似于其门生赵绍祖的“删去”说，赵绍祖《读书偶记》中云：“余意集中所书年号甲子，转相传写，必为后人所删去。”^[20]无庸说，两者都属臆测，都带有明显的偏激情绪。

近代以来，在提倡科学考证风气的影响下，昔日在陶诗研究上的牵强之说更是逐渐被摒却，对纪年问题上的聚讼也有通达的评说。梁启超和朱自清的陶渊明研究是有代表性的例子。梁启超《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》对历来看重的陶渊明“耻事二姓”说进行了否定，他认为陶渊明“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，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，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”，“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的姓刘的，未免把他看小了”，但他也同时肯定陶渊明“对于已覆灭的旧朝不胜眷恋，自然是情理内的事”。^[21]此论具有开创意义，影响深远。朱自清《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》^[22]的第三部分专论“年号甲子之说”，是对以往关于陶渊明作品纪年争论的一次全面总结，文中重要之点大致有三，其一，沈约陶传所说无据，是沈约凭臆之谈。萧《传》、《晋书》不采其说，信非无故。其二，同意吴仁杰说陶集中诗文于晋年号或书或否，固不一概，但不见有称宋年号的。其三，所谓后人删陶集“自定本”纪年说，或散佚说，无据。以上三点，可称公允之论。

一千多年来关于陶渊明作品系年的争论，最大问题还是要归结到思想方法上去，考证是考证，感情是感情，当年萧统编辑陶集，礼赞陶渊明“大贤笃志”“贞志不休”“安道苦节”，还说读陶文“岂止仁义可蹈，亦乃爵禄可辞。”^[23]但他为陶渊明写传时扬弃了沈约的“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”的说法。但是后世那些辩论这一问题的人总有形而上学见解，只要谁不赞成沈约之说，不赞成秉承沈说而来的“五臣”之说，就是否认或完全否认陶渊明的忠义大节，于是或者情绪大作，或者在此种情绪的潜在影响下，在辩论方法上走向牵强附会。这种现象，在不同的程度上古今皆有，

值得引以为戒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(梁) 沈约. 宋书·隐逸传 [A]. 陶渊明资料汇编上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 4.
- [2] (梁) 萧统. 陶渊明传 [A]. 陶渊明资料汇编上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 8.
- [3] (梁) 萧统. 陶渊明集序 [A]. 陶渊明资料汇编上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 9.
- [4] (宋) 思悦. 书陶集后 [A]. 陶渊明资料汇编上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 24.
- [5] 袁行霈. 陶渊明集笺注卷第三卷首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 179.
- [6] (宋) 吴仁杰. 陶靖节先生年谱 [A]. 陶渊明资料汇编上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 93.
- [7] (宋) 吴仁杰. 陶靖节先生年谱 [A]. 陶渊明资料汇编上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 93.
- [8] (宋) 谢枋得. 碧湖杂记一则 [A]. 陶渊明资料汇编上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 114.
- [9] (宋) 曾季狸. 艇斋诗话 [A]. 历代诗话续编上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3. 292.
- [10] (宋) 葛立方. 韵语阳秋六则 [A]. 陶渊明资料汇编上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 63.
- [11] (元) 吴师道. 吴礼部诗话 [A]. 历代诗话续编中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3. 584.
- [12] (明) 宋濂. 宋濂全集第三册 [M]. 杭州: 浙江古籍出版社, 1999. 1903.
- [13] (明) 郎瑛. 七修类稿三则 [A]. 陶渊明资料汇编上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 138.
- [14] (清) 傅占衡. 永初甲子辨 [A]. 陶渊明资料汇编上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

183.

- [15] (清) 王士禛. 陶诗甲子辨 [A]. 池北偶谈卷一二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2. 293.
- [16] (清) 吴瞻泰. 陶诗汇注序 [A]. 陶渊明资料汇编上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 194.
- [17] (清) 陈沆. 诗比兴笺一则 [A]. 陶渊明资料汇编上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 237.
- [18] (清) 朱鹤龄. 陶潜论 [A]. 陶渊明资料汇编(上)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 180.
- [19] (清) 陶澍. 靖节先生集集注二则 [A]. 陶渊明资料汇编(上)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 227.
- [20] (清) 赵绍祖. 读书偶记一则 [A]. 陶渊明资料汇编(上)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 220.
- [21] (清) 梁启超. 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 [A]. 陶渊明资料汇编(上)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 266.
- [22] 朱自清. 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 [A]. 陶渊明资料汇编(上)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 307.
- [23] (梁) 萧统. 陶渊明集序 [A]. 陶渊明资料汇编(上)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 9.

注 释:

- ①五臣注的全文是:“刘良曰:‘潜诗晋所作者皆题年号,入宋所作者但题甲子而已。意者耻事二姓,故以异之。’”《陶渊明资料汇编》(上),中华书局,2004.

(责任编辑 秦川)